

刘锡诚 散文 集



在团泊洼的日子
第四十个春天
相见时难
一个文学编辑的陈年旧事
听巴金说文坛
他放飞第一只文学春燕
纪念马学良先生
贤者之风
荡底天鹅杂槽声
香榧子的呼唤
岁终更始说鸡年

芳草萋萋

刘锡诚
著

沿岸两排密密层层月季花，迎着东风，
争先恐后地伸出一枝枝花苞，向春天敬礼。

高等教育出版社



芳草萋萋

刘锡诚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锡诚散文集：芳草萋萋 / 刘锡诚著.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7

ISBN 978-7-04-045905-0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0497 号

Liu Xicheng Sanwen Ji: Fangcao Qiqi

策划编辑	游 滨	责任编辑	朱 颖	项目统筹	王冰悻 于 嘉
版式设计	张 珺	封面设计	宋双成	责任印制	赵义民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邮政编码	100120		http://www.hep.com.cn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http://www.hepmall.com.cn
印 张	24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230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定 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5905-00

我的这个甲子

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母一生靠在海土地里刨食吃过日子。我也学会了一年四季的全套农活。连年的灾荒和战乱，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几多疤痕，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苦难让阅历变得丰富。在1953年我18岁上考入北京大学读书之前，据信我们那个几十万人口的县里还没有一个人上过这所大学。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没有“发小”而感伤不已，所有的同伴都在少小年纪上就回家种地了，只有我是个幸运者，成为一个文化人。小时候上学，被一种自卑心理压抑着，与城市学生之间抱着一种拒人千里的心态，不跟他们交往。走上社会之后，内心深处也常常为一种莫名的孤独感所缠绕。想念那些少年时代的伙伴，回忆他们的相貌和脾性，成了我的浓浓的乡愁。

对土地的依恋和乡愁的记忆在我的身上显示出浓浓的乡土情怀和传统文化基因。于是，在我面临很多选择时，我放弃了俄罗斯文学和新闻工作，中断了已经小有成绩的文学批评，最终选择了备受冷落的民间文学研究，偶尔写点散文随笔。我常以在田地里耕耘的农民自况，不管天气多么热，不管日头多么毒，在没有干到地头之前，总是弯着腰挥汗如雨地劳作，直到了地头，才肯直起腰来，这时孤独的心绪一扫而光，顿时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是一种胜利者的豪情。我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永远在劳作中的农民，靠毅力、靠勤奋支持着我的理想，靠汗水浇灌着我的土地。土地里收获的果实，就是从笔端流淌出来的那大小千余篇文章，20几本专著、文集、散文和翻译，100多本主编和编选的丛书。其中用力最勤的，莫过于那些意在为民众立言的

原始艺术和民间文学方面的著述！一般说来，农民是务实的，却又是保守的，而我却因所受教育和从事过多种专业的关系，其思维和心态逐渐趋于开放和宽容，学术渊源、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也相对多元，并贯穿在我的整个文艺和学术研究之中。

诚然，民间文学研究对我来说是情有独钟，但我又曾涉猎多种学科，在研究方法上跨学科、多学科的色彩也颇为明显，故而被评论家陈辽描绘成“三十五年四‘转身’”的学人。正是由于我在20世纪90年代所承担的中国原始艺术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写了一本《中国原始艺术》的专著，接近或属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取向，所以被艺术人类学研究所聘为客座研究员。在所里，我多少参与了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诸如主持了方李莉先生领衔的“西部文化资源”课题的结项评议；参与了几个博士论文的开题和答辩等，也为所里作过一次题为《及戏及怪无侵于儒——走进巴渝文化》的讲座。走出书斋，面对种种新的艺术现象和研究成果，从而做或深或浅的思考，对我而言，实在是获益匪浅。

年轻时我经历了风云激荡的岁月，目睹了或体验了文艺界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为新时期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投入了热情和力量。岁月匆匆，白驹过隙，往者已矣。从55岁起，才得以在“边缘”上安心读书、调查、研究和写作。在70多岁上终于完成了98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我之所以能在民间文艺研究上取得点滴成绩，要感谢那些引我上路、在困境中给我支持的师长和朋友。谢谢各位在座的同行老友！

2014年3月8日

（此文系2014年3月8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联合主办、外研社协办的“刘锡诚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上的答谢词）

刘锡诚 散文集

目录

第1辑·记忆篇

那眼古水井 / 2

俺村的土围子 / 7

芳草萋萋 / 13

多雨的夏天 / 25

从相识到相知 / 32

在团泊洼的日子 / 39

我的本命年 / 46

第四十个春天 / 49

第2辑·友人篇

相见时难 / 54

十载相逢酒一卮 / 57

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死亡档案 / 61

我们有个玫瑰之约 / 65

余未人：从作家到学者 / 71

一个文学编辑的陈年旧事 / 78

尕老汉的三十年蹄印 / 82

第3辑·怀人篇

- 曹靖华引我走上文学路 / 88
听巴金说文坛 / 102
记忆中的何其芳 / 109
他放飞第一只文学春燕 / 115
一个愿做泥土的人 / 120
永在心中的师友 / 129
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 139
留得诗情在人间 / 154
临风之竹 / 162
纪念马学良先生 / 173
贤者之风 / 184
怀念访书家路工 / 189
一个甲子的倾心 / 196

第4辑·鸟缘篇

- 又是呢喃燕来时 / 214
布谷声中雨满犁 / 220

望帝春心托杜鹃 / 226
乌鹊填桥两依依 / 230
荡底天鹅杂橹声 / 236
鸿来雁度无音息 / 243
苇丛哀哀姑恶声 / 248
斑鸠啼暖落花风 / 253
鹧鸪：“行不得也哥哥” / 257
天上九头鸟 / 260

第5辑·行纪篇

胡同里的世界 / 266
厂甸的个性 / 281
参差烟树是周庄 / 285
茅盾之于乌镇，张成之于西塘 / 290
香榧子的呼唤 / 295
石榴飘香 / 303
崑崙纪行 / 307
寻找记忆碎片 / 311

二上塞罕坝 / 317

鸽子兰 / 321

草原之夏 / 326

六百年屯堡 / 331

芦笙响处 / 336

第6辑·风情集

上阳柳色唤春归 / 344

道不尽的春节 / 347

春神句芒 / 351

岁终更始说鸡年 / 354

骥不称其力而称其德 / 359

一看窗子二看帘 / 364

羊教给人类哪些智慧? / 368

第1辑·记忆篇



那眼古水井

离开故乡整整50年了。随着年齿的增长，对家乡的思念越来越浓重，儿时记忆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常常闪现在脑际，有时甚至到了无法排解的程度。其实，养育我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了，按理说，生我养我的那块地方，对于我来说应是无所挂牵了，但浓烈的乡情和亲情还是时刻缠绕着我。

我在村里长到18岁。1953年的夏天，我穿着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土布对襟褂子和缠裆裤子，背着农家常用的小包袱，登上了北去的火车，跨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从此，故乡、祖屋、亲朋，统统成为记忆中的事了。在外乡度过了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如今已成须发老者，而故乡当年的前街后巷，小学的校舍，观音庙和关帝庙，环绕着村子的土围墙，震响着风涛的树林，村头地尾历代遗留下来的那些碑碣，都还历历在目，似乎岁月还停止在我跨出村子的那个时刻。

我终于回到了我童年时代的村子。族内唯一健在的长辈叔叔自告奋勇带着我满村子去转。我希望随着他的脚步，能找回

一些儿时的梦。我仔细地找，仔细地看，仔细地听，仔细地忆，捕捉任何一个儿时熟悉的地方或留下过深刻印象的景物，和一路上遇到的熟悉的和陌生的面孔搭话，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个几十年前从这里出去上学的孩子。然而，我所熟悉的那个村子使我感到非常陌生，我所见到的乡亲们也大多以异常的眼神把我当成外人。我没有能够找回多少儿时的梦和感觉。

最令我无法释怀的，是离我家大门不远的那一眼水井，如今已了无痕迹。那是一眼用20里外的方山出产的青石板条砌就的古井。要说它的历史，是颇有些来历和古意的。古人定居一地，首要的事情是选择有水源的地方，远离河流的地方，必定要选择能打出井来的地点。查《刘氏族谱·居里志》，我所出生的郑王村，自刘姓第12世孙刘璜迁徙至此而繁衍生息，至笔者“锡”字这一辈，已是第24世人。以谱牒学的通用法则，每一代为25年计，建村的历史不会少于300年，况且在刘姓迁来之前，肯定已有郑姓和王姓的先人早在此定居了。这眼开凿在十字路口一边的古井，是我们前街上的乡亲们的生命之水，世世代代都是喝这眼井里的水长大的。

井水清澈，干净，是甜水井。水位很高，很浅，雨水丰沛的年景，甚至可以手拿着葫芦水瓢，就能从井里舀上水来，用不着担钩。天热的季节，这水井也常施惠于南来北往的外乡人，特别是那些游乡串街的货郎，当他们路过十字街口时，埋

头于水桶或用水瓢作“牛饮”以解渴。

那高高的井台，是由几块大青石板拼组而成的，井口被井绳磨得发光放亮的凹痕，给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炎热的夏天，每到夜晚，乡亲们聚坐在井台边纳凉，说故事，讲瞎话，天南地北地谈论。飘雪的冬天，井台上骤然结成了厚厚的冰层，井口里往外冒着袅袅的蒸气，连那些来打水的大人都不得不十分谨慎，每行动一步都要先站稳了脚跟。至于我们这些小孩子，虽然常被猴子捞月一类故事所激发和怂恿，还是决然不敢到井边去的。这时，一改夏天的喧嚣，变得一派肃杀和寂然。只有东街的一位我想不起名字来的乡亲（他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煮好了狗肉，拿到井台上来，让大家分享的时候，井台上才会再度出现夏天才会有的那种短暂的热闹场面。村民们卷起厚厚的棉袄的袖子，把袖口上露出的棉花絮子窝到袖口里，一只只皴裂的冰冷的脏手，从铁锅里抓起带肉的狗骨头，站在井台边大嚼大啃。每到这时，我也加入到馋涎欲滴跃跃欲试的儿童围观者中，确也曾多次得到过友善的恩赐。散发着香味的狗肉，即使在连年的兵燹战事岁月，也足以使村夫野老们得以忘情忘忧，享受短暂的肠胃的满足和精神的快感。

这眼水井是什么时候和出于什么原因被填平的，作为远离家乡的游子，我不得而知。是因为有某一位绝望的红颜女子一时想不开投井而死，无法再作饮水井使用？（这种事情，我小

时候是常常听说的，而且总是被好事者渲染得活灵活现，投井常常是那些被蹂躏而又性情刚烈的妇女的最好选择。）还是因为水位下降导致泉眼枯竭，没有办法再打上水来或水味变咸？不管哪种原因，这眼养育了村子里很多代大地子民而劳苦功高的公共水井毕竟是被填平了，而且连个土台都没有留下，变得了无痕迹。再过若干年，居住在此地的后代子孙们，也许会在某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土层下面掩埋着的这眼石砌深井，而且还会引发更多的“哥德巴赫”式的猜想。那是后话了。

十字路口那眼公共水井被填埋后，家境稍好的家庭，都在自己的庭院里打了自己的专用压水井。弟弟也在祖屋的老院子里，打了一眼这样的压力抽水井。尽管要钻得很深才能出水，可水质毕竟比公共水井时代干净多了。这是时代的一个进步。我为此而感到高兴。

高兴之余，也难免涌现出一丝困惑和忧虑。20世纪80年代，我曾有机会驱车从东营经寿光到威海，横穿过整个山东半岛。几十年的岁月，水位的不断下降，使我十分吃惊。弥河干涸了，潍河干涸了……我记得，故乡村子的东南坡有一大片涝洼地，每到秋天，几乎都有清清的流水从地表流过，护卫着村子的围墙外面有一条很宽很深的壕沟，后街上有一个大大的可以游泳的水湾，里面都注满了水，而且是长年不会干涸的。南门外的壕沟里，高高挺挺的茅草，顽强地从水里余出来；沟崖

的边坡上，拥挤着茂盛的野草，吸引着过路的牛羊骡马驻足。夏秋雨季，放学从学校回村，穿行在青纱帐的小路上，小路上的流水常常是齐脚面深的。半个世纪的光阴，地质条件、自然环境、水资源竟然发生了如此触目惊心的变化，奈何？岁月苍黄！我们居住的这个家园的环境所以如此之快地恶化，固然有来自自然界的不可抗拒的原因，但科学家们告诉我们，水量的过度开采，也是导致水资源匮乏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从那次旅行之后，我的心头，就常常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所笼罩，而多少代乡亲们使用的那眼公共水井的悄然消失，虽然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却也无端地加重了我的这种困惑和郁闷情绪。我只能在心里对自己说：人类创造了文明，小心被文明所埋葬！

2003年6月25日

发表于《大众日报》2003年7月25日；《绿叶》2003年第5期（10月）

俺村的土围子

终于下决心回故乡一趟，去凭吊儿时的故园和村景，拜访儿时的亲朋乡里。五叔带我到我朝思暮想的那些地方，去做离家五十年后的旧地重游。世纪沧桑，家园巨变，许多地方已经不认识了。西北冢子上残留着的一小段土围子，使我的思绪汹涌波动，几至无法自己。

我出生和度过童年时代的村子，坐落在鲁中平原上，是一个距离古齐国建都的营陵几十华里，距离19世纪末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和县城十五华里的小村落。最早大概是姓郑的和姓王的人落户于此，共同建立起来的一个聚落，到我记事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这两个姓的人家了，倒是我们刘姓的人家占了村民的绝大多数。村子的四周被高高的土围子和深深的堑壕包围着。低矮的北方农家茅屋，一簇簇，一片片，麇集在土围子里，隐蔽在树丛中。

土围子始建于什么年代，已无从稽考了。据乡贤刘其安所

撰《黄村旧迹何处寻》，刘氏先祖刘信卜居黄村的时间是金开兴元年，即壬辰年（1232年），而俺村的刘姓，系从相距三华里外的黄村刘氏分彙而来。也就是说，俺村的聚落和土围子的修建，大体应在金元两朝的战争和交替之际。金元之战是异常激烈和残酷的。常识说，土围子之修建，自然是战乱的原因，乡民是为了躲避战事和防止土匪的骚扰。在我记事的时候，依然匪患连绵、兵祸不断，我亲眼见到过绑票的匪徒们在麦子地里撕票后的狼藉景象，少年时目睹过的那幕惨状，到了老年还历历如在目前。关上土围子的大门，起码能在心理上给全村大小人丁带来一种虚拟的安全感。

细细琢磨起来，才猛然发现，此土围子并非几个土财主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精心设计、别有寓意的建筑。它有五座大门，除了南门之外，设有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大门，唯独不设北门，整个村子，形如一只昂头的乌龟。村子内部的村街，也是从东南门到西南门、从东北门到西北门，各有一条土道相贯通，唯独从南门进村的大街，到了村中间的关帝庙就戛然而止，成了此路不通的丁字街。想来，当年设计者在建村时取意于“四灵”之一的龟，以求吉祥。中国人崇龟的观念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到忽必烈入主中原、元朝取宋而代